

早
年
留
法
回
憶

周 蜀 雲

前 言

近年在中外雜誌及其他報刊所載私人回憶錄上讀到不少有關我國留美學生的歷史與事跡，由第一個留美學生容闈到清末年間清廷派出百餘幼童赴美，以及清華招考留美學生分批前往等，寫得相當詳盡。至於我國留歐如英、法、德、意等國的情形如何，孤陋寡聞如我，很少見到有關這方面的報導。希望留歐前輩，或現在旅歐學人中，有人出來收集資料，寫些有系統的篇章，讓國人了解，必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尤以今日國步艱危，人心思漢，爲了保持我國歷史文化，我們盡量去收索海外僑胞與留學生的愛國活動或奮鬥事跡，俾存資料，可作借鏡，可辨忠奸，可勵來茲。我雖不文在半世紀前幸有機會居法數年，謹將個人在那段短時間內所親歷的往事，以及前後所聞所知略記數則，以期拋磚引玉，惟時逾多年，如有記憶錯誤或傳聞失實尙希讀友指正。

慶 祝 國 慶 惡 補 跳 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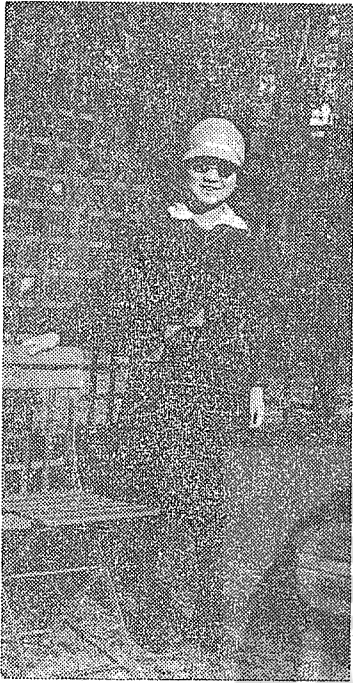
國慶紀念日，是紀念一個國家誕生的大典節日，任何國家到了這一天，無論是政府與人民，必於事先隆重籌備許多光耀燦爛的節目，等到紀念日到來的那一天，全國上下都以狂歡熱烈的情緒，舉行各種集會或表演，真是多姿多采，每一個國民皆歡欣鼓舞地參與此一盛典。我海外的僑民，也是國民一份子，不因身在異域而忘懷，且故國千里，鄉情更濃，舉辦起慶祝會來，可能因時因地而異，節目各殊，但那份精神抖擻的愛國心情，較之在國內者恐有過之而無不及。法京巴黎僑界及留學生間的情況，據我所知，年年此日皆有盛會。事前由舉辦慶祝的團體發出請柬，除本國旅法同胞外，并邀請外賓，包括法國政府官員及各國駐法使節。更重要的是新聞記者，俾聯絡中外感情，爭取友情，藉廣宣傳，使外人對我增進了解。現將我抵法後親身參與民國十七年那次情形的準備經過寫出來，可概其餘。

我於民國十六年秋抵法，國慶剛過去不久，朋友晤敘時，還聽見他們在談一個月以前國慶聚會的歡樂情形，言下猶有餘味。到了次年（民國

十七年），暑假方過，我才從敦克爾克海邊歸來，來寓看望我的朋友中，就有人提議要我開始學跳舞，以便本年國慶之夜的外賓招待會中，有一個以女主人姿態出現的中國小姐，可以應來賓之邀請共舞，表示款待歡迎之意。我這個在國內從未跳過舞的人，初聞此語，爲之一驚，因當時還帶三分土氣，每見男女擁抱，大跳其交際舞，都有點感到肉麻，所以我不願去學。後來有幾位認識家兄夢熊的朋友找到他陪同來「開導」我，說：「跳交際舞不是什麼壞事，既到了此地，要入國問俗，就該學學，於必要時可以應酬」。他們又說：「法國遇有慶典或宴會，最後必接上舞會，而且來賓必須在禮貌上先邀女主人跳一支舞，然後才與其他女賓或自己的舞伴共舞。國慶紀念會是團體辦的，邀請外賓參加，主辦團體是主人，如其中有女性，來賓即認爲是女主人。」他們催了我兩三次，快去學舞，我還是說到了那天祇參加開會，不跳舞好了。夢熊兄就感慨似的對我說：「你如果帶着國內的閉塞氣息，屆時忸怩古怪，表現給法國人看見，那就糟糕。在那種場

合裏，各國男女賓客都有，別的女性都打扮得整齊齊齊，一聲有人邀請共舞，人家大大方方走出來，就開始跳，你這位中國小姐，呆坐在一旁，甚至躲在角落裏，請你或勸你，你硬是不肯出來，推推拉拉，那才丟中國人的臉呢。」我推辭不得，才動意念，房東太太眼見他們勸我，才介紹到她的親家母專門在家教授的某夫人處學習，每週兩次，單獨（個別）教授，每次半小時，收費五十法郎，每星期二五晚上召集她所教的學生在她家舉行練習舞會兩三小時，幫助進步，我學到十月初，果然可以上場應付了。民國十七年國慶紀念會，由旅法各團體分別舉辦，我所參加的是青年黨駐法總支部假巴黎哲人廳所主辦的一起。主人除同志及僑胞數百人外，有被邀請的法國官員、新聞記者、及各國男女來賓共千餘人。記

本文作者周蜀雲博士半世紀前在法國巴黎留影



得經過的程序是：來賓持請帖參加，進門即與主人握手道賀，說些恭賀國慶的客氣話，然後就坐。七時半起行紀念儀式，有中法文講演及報告國內政情或近況，通過拍發回國之各種電報，在場中外人士，手中均有一份當場散發的節目單，內有演說辭內容大意。正式的開會程序進行告畢，又開始第二部份節目，為各種遊藝。除了我們自己的節目外，記得還請了一隊希臘女子來表演該國的歌唱與舞蹈，有似我們今日在台北所見的民族歌謠或民族舞蹈之類的節目。女演員們穿得花花綠綠，演得十分精彩，在場的國人及外賓，不但盡興地享受了我們國慶的歡樂，也獲知了不少國內的各種近情，作了一次有效的國外宣傳。到了十一點半，遊藝完畢，大家休息，讓場子騰空，就是通宵舞會開始，一直跳到東方發白，才告

結束。在舞會中途，有一事值得一記，即我國當年四大高僧之一的太虛法師，適於是年雲遊歐洲，路過巴黎，欣逢國慶，是夜正當大家酣舞之際，法師的法駕忽然光臨，場內有幾位僑胞陪他前來參觀，一時驚動大家「止步」，掉頭注目，瞻仰法師風采。我們負有辦事或招待責任的人圍攏去接待他，和他攀談，他與大家握手歡敘，坐了一會，就和幾位陪伴他的人一道離開，再轉往別

的僑國慶祝晚會上去了。使那些舞酣興濃的洋朋友，有一次機會得見我國的和尙。有道行的法師，當然不是為舞會而來，既然身在海外，為愛國心所驅使，也要到各處走走看看，與大家分享這份快樂呢。

手寫石印辦報之苦

留學生和僑胞們，每於興奮的國慶紀念會之後，必由主辦慶祝會的團體另擇時地舉行一次茶會招待新聞記者，以答謝他們國慶之夜勞駕光臨，並為我們撰寫報導刊登各大報章，為吾國宣傳。到場的女記者們，總算當年多了我這個女主人，與她們周旋，順便對她們談些民國以來，我國婦女在教育及社會地位各方面的提高，因我先一年在國內時，就知道國民黨的黨章上早訂有男女平等的原則，即民國以來北洋政府時代屢訂屢廢的所謂幾部憲法，也有了男女平權的字跡，所以我當時可以對洋人作此宣傳，以證明我國在各方面均有所改革，正在向一個新時代邁進。到會記者們很想了解當時革命軍北伐情形，想知道些新中國的意向和面貌，因此提出了不少問題，我們大家分別答復，直至賓主盡歡而散。

海外宣傳工作，比國內更為重要，為使外人了解我們政治社會的新貌與進步，應隨時隨地不斷的宣傳，在平時，報紙就是主要的宣傳工具。巴黎國民黨駐法總支部有一份「國民日報」，青年黨在巴黎創黨時即出版「先聲週報」，發行十餘年，抗戰前，因黨員大部份返國，始告停頓。這兩報維繫僑界的感情，供給精神食糧，使關心

國事的留學生和僑胞，不因身在異域而對祖國有所隔閡。辦報者本身也是表現一種愛國活動，據早期到法的同學們說，共產黨徒在巴黎也出過一個刊物「赤光」，內容如何，我雖未聞及，也可推

知他們一向所唱的那一套。以我所知的先聲報而論，正與「國民日報」一樣，在人力物力極端艱苦之下，由主持人憑愛國熱忱苦撐着，方得維持繼續出版。紙張難易購得，印刷却大成問題，全憑手寫石印，我親見被派寫「先聲」報的人，常於寒宵或溽暑，不辭辛勞，閉門埋頭趕寫交印。到了發報的日子，大家盡量抽暇趕往報社，一齊動手幫忙，連夜發完。旅歐各國的學生與華僑，十九為兩報讀者，這種聯繫的功勞，不能算小。而今中法邦交離斷，然兩國民間感情及文化交流，迄不為墜，可以說當年的辛勤耕耘，亦為因素之一。

至於臨時的集會或文字宣傳，隨時都有，祇要遇見有大事發生，敏感的海外中華兒女，必找機會熱烈響應，諸如「宣言」「告僑胞書」之類的文字傳單，隨時可見，意在對國事作嚴正的表示。這裏，我再根據歷史資料與留法學生們的證言傳述，敘述幾件大事，以見海外同胞對祖國的關懷與熱愛。



五十年前留法同學在先聲週報社辦公室內聚餐

巴黎和會代表簽字

字

寫外交史的學者或在大學講解歐洲外交史及世界外交史的教授們，多

從一八一四年著名的維也納會議開始。因為維也納會議，是為收拾拿破崙蹂躪後的歐洲殘局而召開，涉及的國家之多，所要商討的問題之廣闊複雜，真是一言難盡，經過長期集議，逐項解決，總算在表面上把歐洲殘破的大局收拾起來，重建各國秩序，使之趨於安定。

所以，該會成為歷史上第一次的大規模國際會議，在外交史上也就著名了，根據此一原則將我所欲寫的法京巴黎中國留學生與僑胞們的愛國活動，擬從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的巴黎和會開始。巴黎和會期間，我旅法僑胞所表現的那一幕愛國情形，真是震撼中外，配合着國內的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成為我學術運動與青年愛國運動史上重要而光輝的一頁。

日本乘第一次歐洲大戰方酣，德國無暇東顧之際，強佔青島。德國戰敗，戰事結束後，列強在巴黎召開「巴黎和平會議」來解決國際間的許多重要問題，我國原係協約國方面參戰國之一，故派有陸徵祥、顧維鈞、施肇基、王正廷、魏宸組五人代表團前往出席會議。會議席上以德國為戰敗國，有將我山東青島交給日本之議，消息傳出，全民憤慨，輿論譁然，我留法京學生近在咫尺，特別注視該會進行，及聞「山東問題」案起，羣情憤慨，開會集議，以何魯、徐廷珩、劉厚、周鯉生等為首，率領學生數十人，前往代表團交涉，先由劉君所領一部份人將代表團所住之柳特西亞旅館（Hotel Lutecia）包圍，另一批激烈的學生，由何魯、徐廷珩率領，要進入旅舍，面晤代表，轉告全體同學公意，希望他們不要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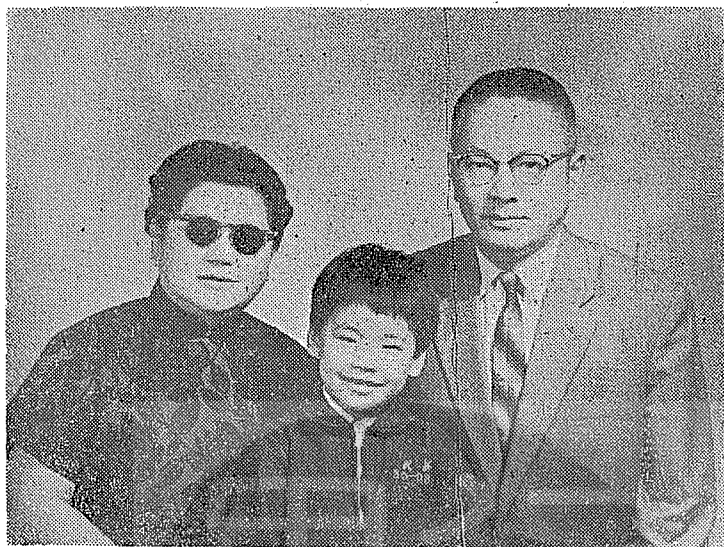
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以免喪權辱國。旅館方面見一羣憤怒的學生，來勢汹汹，恐肇事端，就出來加以勸阻。其中以何魯最激烈，氣得滿臉通紅，硬要衝進去，幾乎與阻勸者動武。大家又想到這是法治地方，不能動手，又與對方幾經爭執交涉，才衝進去。陸徵祥先和顏悅色對學生們安撫幾

句，然後再從容鎮靜的答復學生們的質問，說了一篇「很漂亮道白」。首句便是「何先生教訓我」，我很感激，我們奉命為國家辦事，斟酌情勢，絕對不會失掉立場，愛國不敢後人，諸同學熱心為國可佩，務請放心回去轉告大家！」等語，這活龍活現的一幕是身歷其事的徐廷瑚（海帆）、劉厚兩位學長告訴我的，譬如

「教訓」二字，徐學長說：「我在旁清清楚楚的聽得陸是用這兩個字對何魯同學說的。」何魯為名數學家，曾任重慶大學校長，周鯁生為武漢大學校長均陷大陸未及逃出，徐劉兩學長隨政府來台，現均住台北。徐服務政學兩界任司長教授主任，劉任場長教授，均為農林兩界知名人物，據我所知今天在台灣祇有他二位參與那次愛國運動，後來我國未簽字凡爾賽和約，山東問題是隨所謂「魯案」在華盛頓會議解決的。

臨城劫案與救國會

民國十二年五月，我國出了一件震動國際的「臨城劫案」，原來是盤據在山東的一股巨匪孫美瑤，將京浦火車上的幾十個洋人，以綁票的方式，綁下車來，藏在臨城「抱犢崗」的深山中。消息傳出，各國報紙，均有記載，立刻引起了列強的憤怒和抗議。巴黎各報，對此事的標題是：「土匪世界的中國」、「中國毫無秩序與治安」等，極盡



本文作者與夫婿立法委員徐漢豪先生及公子合影

污穢的字眼，公然主張「共管中國鐵路」，每日連篇累牘的記載着有關劫案的各種消息，使旅法學生及僑胞「讀報驚心」，受着很大的刺激，有人甚至不願出街吃飯。因法國人有一面吃飯一面看報的習慣，凡閱此案新聞必以目注視餐廳中的黃面孔座客，令我華人感到羞辱，食不下嚥。巴黎留學生痛心之餘，幾經聯絡，決心發起「旅法各國體救國聯合會」，俾對國事有所主張，以救危亡。此會籌組經過，據當時身歷其事的李璜先生憶述說：「慕韓（曾琦）在柏林得我們去信道及，乃於六月二日趕回巴黎，即先約集在法之少年中國同學會友商談反對列強共管中國鐵路辦法，并擬先開一「各國體聯合會」，到有會友黃仲蘇（前總統府第一屆局長黃伯度之弟）、陳登恪、周枚蓀、許楚僧、何魯之與我（李璜先生自稱）；羣以為然，慕韓乃於七月六日先發乙電訊與上海新聞報，言政府（當年之北洋政府）軍人耐於內爭，列強野心逞逞，旅歐僑胞團結一致，奮起救國云云。慕韓並即在「先聲週報」發一通告，發起各國體代表大會，於七月三日午後在華僑協社開會，討論發起救國聯合會事，到者除少中前與之會友外，即有先聲週報之主持人胡國偉、張子柱，并有周恩來徐特立等人。議定各以團體名義參加，於七月八日開籌備大會。是日到有華僑協社、中法教育會、留法勤工儉學生會、廣東半官費學生會、旅法華工協會、萬花酒樓、中華飯店、「國民半月刊社」、「先聲週報社」、「赤光半月刊社」與中華學藝社巴黎分社等共約二十餘單位代表，慕韓已知共黨有

抓羣衆好把持的野心和習慣，因此在會中特別注意周恩來。慕韓雖被會衆推爲「告全國父老書」起草人，但仍特別提議要與周恩來共同商酌，衆無異議，而使周等安心。可知慕韓並無排斥彼等之意，而且慕韓認此一救國大事，旅法少數華人應該一致團結……以對付舊軍閥舊政客，一面特別對已有組織之中共表示大家開誠合作并拉緊周恩來，又再三囑咐歲數較長舉止也較穩重的徐特立去告訴其同志，要大家維持秩序，將此聯合會開得成功，然後才能發生影響，以收救國工作的初步效果。殊不知中共參加旅法各團體救國聯合會，其目的不在救國，而只是在乘機宣傳共產主義，擴大其組織與鬥爭，這或者是當時第三國際代表會命令他們不要與小資階級真正合作而沖淡其階級立場。當這一大會籌備工作完成後，於七月十五日召開大會於「巴黎社會博物館」大廳時，到者竟有四百多人，首由慕韓宣佈開會宗旨，爲反對列強共管中國鐵路，並歷數北洋軍閥政客之喪權辱國不足以擔當國事，必須全民奮起共謀救國，因提出本大會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爲宗旨，聯合海內外同胞一致從事革命建國運動，衆無異義，鼓掌通過。主席正想宣佈散會，中共見會衆如此之多，情緒如此熱烈，乃忽由女共劉清揚跑上主席台，大講其國際共產主義，認爲「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非聯合蘇俄不能救國，會衆莫明其妙，嘯聲四起。主席何魯之請她停止時，會場中便起了喊打之聲，以石頭擲向臺上，頓時秩序大亂。我（李璜自稱）與徐悲鴻等四人保護蔣碧微及家姐李琦、勞女士、

魏女士及其他女生十餘人先行離開。後知亂一陣散去。曾將湘籍的李不暄打傷，頭部流血，另一周楚善傷腕部。慕韓見周等共產黨人，不受事前約定，只知有共黨而不愛國家，遂在「先聲週報」上爲文宣傳國家主義，斥共黨之馬克斯主義邪說，從此與周恩來等筆戰……他們中西智識都

不够，對共產主義，只知喊幾句口號，說不出道理……」。按當時第三國際派人到法國收買活動，并訓練一批我國留學生中之左傾份子，成立中共駐法總支部，與國內共產黨呼應。這個原爲作愛國活動之救國聯合會，亦被共黨乘機搗亂。半世紀以來，國人身受赤禍之害，創鉅痛深，李璜先生所述此一經過，讀之令人浩嘆。但我們對大多數留法學生在此一事件中所表現的愛國熱情，深爲感佩。

國父逝世僑胞震悼

民國十四年春，孫中山先生逝世，當時雖在國民黨執政及孫先生被尊爲國父之前，但各黨派人士均同聲哀悼。因爲他是領導革命創造民國的偉人，所以在國際上也是一個驚人的消息，各國報紙都登載着「孫逸仙博士逝世」的新聞和許多悼念的文字。我國已在法國里昂成立中法大學，該地的我國學生及僑胞最多，合開了一個追悼大會，里昂附近各大工廠，有我勤工儉學的華工，無不踴躍參加。地點在里昂商會大廳，由當時任中法大學秘書長的劉厚担任主席，狄膺（君武）任副主席，到會四五百人，外賓有省長瓦乃特 Vallette，里昂市長赫禮歐 Herriot，里

昂大學校長汝賓 Youin 及法國議員政府顯要及法國友人等多人，情緒悲痛熱烈。里昂市長赫禮歐對吾國向極友善，與我革命元老吳稚暉尤稱莫逆，熟習吾國情形。彼登壇致詞，對孫逸仙博士一生志業及爲中國革命奮鬥經過極表讚揚。中法大學兩法籍教授，亦相繼發言，當會中某留學生發言尙未完畢時，周恩來忽舉手要求發言，劉厚狄膺兩正副主席，知周爲共黨，而里昂環境特殊，學者們及輿論大都反共，又係追悼會，氣氛悲哀，是否應允其請求，他二人當時會作商量，結果以時間有限，不准。周與在場同黨聞言不悅，即大肆咆哮，主席爲息爭及維持會場秩序，並顧及法國民主精神，有條件允許他簡單發言，勿涉及政治關係，周答應了，即起立講話，先說幾句表示悼念的話，接着就是共產黨慣常掛在口上的那一套大罵帝國主義，又鼓吹蘇俄如何好……在場那位省長見周神色激憤，問他左右：「這位是什麼人？他說些什麼？」有人告訴他：「是周恩來，爲共產黨人，所大罵之帝國主義爲英美法德……」。省長聞言，立刻退席，其餘法籍來賓，陸續悄然走出會場，劉厚狄膺兩君見勢不妙，立刻起立制止周發言。周強調爭論：「我的話還未講完」，劉狄兩君見會場將起騷動，恐遺笑外邦，即宣佈散會，周輩一般人大肆咆哮而出。後來里昂警察總監不明真相，誤報有共產黨集會搗亂（因當時國共合作尙未清黨），兩週後，劉厚即接警局「驅逐出境通知」，令劉啼笑皆非。一面報告我國當時駐法公使，一面將此事面告赫禮歐市長，赫氏爲參加追悼會者，在公事方面與

劉常有接觸，相交有素，知劉係國民黨，並非左派共產份子，即與里昂區選出之法國眾議員穆岱 Montel 分別向警方解釋證明，警方雖已明瞭，但稱：「本局係地方機構，奉上級命驅逐劉君，此時未便擅作主張，必循以外交途徑由中國政府出面證明方能結案。」李石曾先生在北京聞悉此事，彼平時知劉最深，故即向當時之北京政府外交部詳析事件經過。後由外交部電令我國駐法公使陳鏡向法國政府交涉，一場由共黨搗亂所引起的誤會風波，始告結束，劉厚狄膺兩先生與我自抗戰前起共事中共法比瑞同學會及中法比瑞文化經濟協會三十四年，來台後聚敘更多，每談留法往事為之神馳，他倆曾對我說：「當年追悼 國父非僅出於國民黨員參加，凡留法學生華工僑胞等均必參加，大家來追悼這位開國偉人全是為愛國心所驅使，詎知共黨在未清黨尚打着國民黨招牌的當時，還是要利用悲悼的場合宣傳共產主義，引起會場糾紛，法人誤會，釀成軒然大波，共產黨人心之險惡，大可慨嘆。狄膺先生服務黨政有年，識者甚多，不幸於五十三年三月在台去世，劉厚博士留法廿載，歸國後一直服務農林界，退休後任大學教授，現任台北。」

濟南慘案羣憤懣

歷史上著名的濟南慘案，是野心的日本，阻撓我北伐而造成，并殺害當時的外交特派員蔡公時。當慘案消息傳至法國，留學生與僑胞無不痛心疾首，大家感覺此次我旅法全僑，不分派別，應召開一個一致團結的大會，來紀念殉國的蔡公

時，并通電嚴正抗議日本暴行。事前經各方奔走接洽，於七月某日在巴黎高級社會學院大禮堂開會。是晚到會者非常踴躍，擠得大禮堂水洩不通，時值炎暑，在強烈的燈光照射下，弄得大家汗流夾背，如此不畏辛勞，前往赴會，可見與會者情緒之高漲。不料會議剛剛開始，即因選主席團爭執起來。原來是有幾個左派份子，爭着要作主席，吵鬧不休，勢在必得。會場許多人都不了解這幾位出名的「搗亂人物」，怎麼也不肯選舉他們。有人出來抗議，一時會場起哄，人語嘈雜，越爭越凶，竟至喊打，終於打起架來。臺下的人，有些分別加入「戰團」，有人大叫：「我知道今晚有人是帶了手鎗與利器來的」，另有人大呼：「國家都快要亡了，你們還爭什麼。」「沒有良心的東西滾出去」、「打倒某某」等，雙方叫罵之聲此起彼落，爭打中秩序愈亂，一些目擊心傷和怕事的，人已開始離場，主席臺上的汪德耀（回國後曾任廈大校長），被打得頭破血流，大家正在注意汪君受傷的時候，忽見一人倒地放聲大哭，連哭帶罵，聲音淒厲，大家又趕快圍上去勸慰倒地者。將他扶起，直到把他扶出會場，他還在邊哭邊罵。我和幾個朋友也趕過去看，大家才看清楚，他是平時在留學界頗有聲名的張仲寰先生。他是中央大學前身東南大學畢業的，他們有個二三十人組成的東大校友會巴黎分會，張先生年長資格老，受校友尊敬，他當場受不了刺激，故放聲大哭，經他一哭，引起了原已悲憤的許多人也墜泣起來，會也散了，於是人們紛紛走出大門，後來國民黨和青年黨兩個黨部，另行選擇

時間地點集會。青年黨假巴黎財政學校大禮堂開「聲授濟南慘案大會」，大家含悲帶憤，登臺講演，慷慨激昂，痛切陳辭，一時會場情緒，十分激動。一次開不成，大家另外再開會，可見青年人愛國情殷，先聲週報專為濟南慘案出了一期「抗日專號」，我也將自己那晚在大會上的講詞整理出來在該專號上發表一篇「中日戰爭以來日本侵華歷史之一瞥」。我原擬有該文剪報歸國，因頻逢動亂，於遷徙中散失，不意三年前胡國偉兄自香港返台，將當年在巴黎所印發之該「抗日專號」一份示我，謂係從李璜幼樁先生得來，彼保持至今殊非易事，我面對自己四十餘年前舊作，驚喜之餘，緬懷國事，不勝感慨。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為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叁百陸拾元（折合美金玖元伍角連郵費在內）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省錢、省時、更省事。